

《群書治要》中修齊治平的智慧（第二回）——去私欲，從事於義
成德法師主講（第二十八集） 2023/4/5
馬來西亞馬六甲 檔名：55-226-0028

諸位法師，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！

我們看到十九頁第二十四句，這個單元是修身。我們分為四個大部分：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修身首先是明理，明理我們才知道怎麼來修。明理底下第三個部分「丙、真實學問」，這句教誨是曾子所說的，你看曾子也是這麼用功的。

【二十四、君子攻其惡，求其過，強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從事於義，可謂學矣。】

這裡第三句『強其所不能』，這個「強」是很勉勵，就是很努力、很盡力，突破自己不能做的事情。為什麼要突破？因為國家很需要，眾生很需要，他縱使這方面比較弱，他也勇於去承擔起來。我們在《中庸》當中，這個《中庸》是曾子傳給子思的，那也代表曾子是這麼用功的，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」，雖然愚昧，這麼下功夫，也能夠有智慧；「雖柔必強」，雖然很弱，也會慢慢變得強毅。人家一次會，下一百次功夫；人家十次會，下一千次功夫。我們看愛迪生，發明大王，你看他前面失敗很多，但是他有一個很好的助緣，就是他媽媽，好像其他人都不怎麼相信他，但是他媽媽很相信他，所以他的信心沒有喪失。這個是近代科學家。

我們看清朝的時候，曾國藩先生他是曾子的後代，所以可能有DNA的影響，所以他也是下苦功的，不是說生來就很聰慧的。他年少的時候，讀書在背一段經文，背了很久背不起來，突然他們家進了一個梁上君子（進了個小偷），在上面等太久了，實在受不了

了，他就爬下來了，然後就把他讀的那一段背給他聽，連這小偷都背起來了，他還背不起來。可是我們想一想，曾國藩先生後來是清朝漢人官位最高的，就是兩百六十多年，他是官位最高的，但是他就是天生的資質並不高。像孔子稱曾子是「參也魯」，本來是魯鈍的，但是他真下功夫。你看我們這一句跟下一句，都是曾子的教導，其實也是他修學的心得說出來了。

我們看近代這一百多年，整個國家民族需要很多建設，有一些志士，比方說國家現在這個領域最缺人，比方說這個是科學方面的，理科的。他自己學文科的，他改科系，致力於這個理科，最後也在這個領域很有成就，都是領軍人物，這都是「強其所不能」，所以這一分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這裡說『從事於義』，這個「從事」是參與，致力於某一件事情，而且這一件事是應該做的，義所當為的事情，應該做的，再難他也不會退縮。所以我們看這個一整句曾子講到的怎樣是學，怎麼可以稱得上真實的學問，是『攻其惡』，盡力改正自己的缺點、習氣。這個「攻」字，下過功夫的人都知道不容易，《佩玉篇》第一句話，這一位讀書人說「二十年治一怒字，尚未消磨得盡，以是知克己為難」，克服這個習氣不容易。我們看夏蓮居老居士他提到，修道必須發大勇猛心，立決定志，這個決定就是不能跟習氣妥協，要不顧生死，不計成敗，始有相應分。他在對治習氣的時候不顧生死，死都不怕，就怕念頭錯了，寧肯碎骨粉身，終不忘失正念。

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過來人，他克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自己的習氣，用功都要用到這樣的決心、毅力、功夫。『求其過』，檢查反省自己的過錯，因為修學，師長有講兩件事情，知過、改過。《了凡四訓》有一段文，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提醒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則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則一日無步可進」。我們每天沒有知

過，就不知道要改，就進步不了，其實學習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就往後退。所以曾子他的用功，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這個三省不是說三次，他是反觀的態度很強，每一天，甚至於是在每一個境界，他會省察、觀照。所以蕩益大師的教誨當中，「淨社銘」四點，其中一點觀心為要，觀照自己的心念重要，改過要從根本修，從起心動念處去修。

所以觀照自己的心念，曾子在哪些方面觀照？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」在君臣關係上，或者延伸到我們所負責的事情，忠，盡心盡力。而且在做事當中，這個忠字不偏不倚，忠。做事的過程偏心了，有私心了，這不忠。所以《大學》講的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」，我們做事的時候帶著情緒，帶著脾氣，偏了；「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」，在做的過程患得患失、擔憂恐懼，這個也不忠，心偏了；「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」，有這種貪求，特別喜歡什麼，做事情挑任務做。真正為大局著想，要挑難的做，人家不願意，但是重要的，我願意去做。不然挑著做，看起來是在做事，增長自己的貪愛心，不想做的愈來愈討厭，想做的愈來愈貪求。所以會修行是在做事當中、在面對境界當中，放下貪愛，放下分別執著，那這個是會修行，因為我們放下分別執著，我們做事的時候才是用真心在做。「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」，做的時候有擔憂。所以《大學》這四句讓我們在做事當中，把偏掉的心能夠調整過來。其實有所好樂就是貪；有所忿懣就是瞋；有所憂患、恐懼就是愚痴。因為憂患恐懼對事情沒有幫助，可是自己還是忍不住這些情緒。真正常常用經教來思惟，起這些情緒對自己、對別人都沒好處，應該試著放下它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調伏這些憂患恐懼，平常心去對待。

我們從曾子這個「求其過」來三省吾身，一觀照，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夠、不妥，或者有偏頗的地方，這求其過。「為人謀而不忠

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」這個我們一想到這一句，比方說以成德想到這一句就會覺得慚愧，好像還欠很多人東西，這個已經答應了就要守信。而且現在記憶力沒有那麼好了，答應的事情都要隨手記下來，不然會忘記。「傳不習乎」，這個可以解釋，老師傳承給我的教誨，我有沒有去練習，我有沒有去落實。不能學了老和尚的教誨都沒有去落實，比方師長說「念念為他人著想」，你總得落實；比方說「禮敬諸佛」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是諸佛，自己有沒有很認真對待，在落實？這個是傳不習乎，我不能糟蹋了老和尚對我的教誨。老和尚說佛號要分秒必爭，我有沒有分秒必爭？黃念祖老居士說不要求把念佛當唯一，但是要當第一，我有沒有在落實這個態度？另外，這個「傳不習乎」也有我今天要教學，我要講的這些我自己通不通達，我自己有沒有好好去落實？依孔子教學的態度，「聞善必躬親行之」，這些好的教誨孔子自己去落實了，「然後道之」，然後再去引導他人，這是他教學的態度。這些教誨他自己先落實，他才去引導、帶動別人來學、來落實。

也包含像我們教學，也要想著要多培養年輕人、後進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這個不只是在家庭當中，我們整個傳統文化是一個大家庭，有承傳的人這個比什麼都重要。師長有說，一個講學弘法的人，假如這一生沒有一個傳人，那他的成就等於零。我們聽師長這個話就知道，教出傳承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法賴人傳，有傳承的人，他才能更好的把傳承的學問落實在他的這一個時代，又能夠將這些經教義理開解到那個時代的生活情境，處世待人的那個背景裡面去。

所以我們看很多重要的經典，代代都有人註解，那個用意也在此。尤其我們現在的人，悟性不如古人，不知道我這麼講大家服不服氣。你看古人的悟性，走到大自然當中可以畫出六十四卦，那種

悟性，可以從大自然的景象當中領悟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們現在接觸很多景象，不容易能有這些領悟，古人是感覺六塵都在說法。那萬法因緣生，為什麼我們的悟性不如古人？因為古人的心清淨，清淨心生智慧。我們現在欲望比較多，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」。當然我們放得下，那也不會輸給古人，師長常說，我們的聰明才智不輸給古人，但是我們得放得下利欲。

古人的心安定，我們現在的心，尤其在都市裡面節奏很快，好像每天都是快快快快，趕，睡覺都是被鬧鐘吵醒的，都在踩點抓時間，趕車、趕上課、趕上班，這種氛圍讓人心比較浮躁。浮躁，這個悟性不容易提高，「為學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氣」，定下來。這個生活節奏很快，可是你可以選擇不被它影響，我們這個時間不要踩點，比較寬鬆、從容一點。社會的風氣是這樣，我們可以選擇不被它影響，修行的重點也在這裡，不被境界轉，能夠轉境界，這個就是修行的功夫。而且我們現在學習著重知識記憶，知識技能的學習，比較缺乏智慧、悟性的啟發。依成德來講，從小就是死記硬背，背標準答案，考試要用。以前的人是注重悟性的啟發，以前教學的老師，看這個孩子有沒有悟性。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死記硬背，對悟性的啟發可能會有副作用。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」，這個溫故是學過的東西自己去落實，然後落實，你行又幫助你理解得更深，知新，有新的領悟了。解行相應，解行相知，所以都要去多領悟。我們的悟性不如古人，古人每個時代在重要的經典都有人註解，代表都要有傳承的人，古人都是需要，我們現在的人更需要。

好，所以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二十五、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】

我們看這個註釋當中第一個『弘毅』，叫寬弘，寬弘心量大，「毅」是堅毅，有毅力、有恆心，這個是抱負遠大，意志堅強。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，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人才，有這樣遠大的抱負。就像陳弘謀先生說的，「必為世上不可少之人，必做世人不能做的事情」，你看這都是弘毅的這個胸懷。我們大家想一想，現在這個時代最缺什麼？十九世紀，最嚴重的是心臟病；二十世紀最嚴重的是癌症；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是憂鬱症。你看這個是一個時代需要。有一位馬來西亞的華人，吳孟超先生，他在上個世紀，他是馬來西亞的華人，他回到祖國大陸，成為肝膽科的專家，而且培養出很多的學生。九十幾歲還拿著手術刀在指導學生，大家可以想像那個情境，他所帶的學生，看到的是九十幾歲的老師還在示範給他們看。你說這些年輕的醫生他會不認真學？他就會被老師這個精神所感動。這些各行各業的佼佼者，他坐在他那個時代，看到他那個領域的需要，看到那個時代的需要。

而師長老人家在講席當中最常講的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最缺什麼人？講學不中斷、不疲厭的人。我們看佛陀講學四十九年，孔子也是誨人不倦。師長常常勉勵，看有沒有一個團隊來弘揚《群書治要》，三個人一組，一部三個人，總共是六十八部，那差不多快兩百人，長期宣講。這一部書是觀世音菩薩，這是法要，能解決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這些問題，這是救急的。我們從師長老人家的表法，我們也感覺到了，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因為他老人家的經教，我們的煩惱能夠得到調伏，我們的家庭懂得更好的來經營；我們經營的企業團體，知道用什麼方法來帶領。就像成德自己，本來就是很想賺大錢的，但是遇到師長之後，人生有所調整，我假如還是走那個做Top sales賺大錢，可能我的壽命差不多四十多歲而已。你看人中那麼短

，可能就沒有在這個世間了。所以師長也有提到，李炳南老師他們看到這個學生短命，就勸他要講學、要弘法，這個命可以延長。我們就看到老和尚一生效法釋迦牟尼佛，教學為先，講學不中斷，看他幫了多少的人，多少的家庭、團體，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有重大的貢獻。現在世界上就缺這樣的人，我講到這裡，你們不要逼你的孩子做這樣的人，那個逼的念頭不對，你可以帶動他，你可以護持他，你不要逼他，逼了會有反效果。

好，這一句在《論語講要》三百三十七頁，我們依據李炳南老師的教導來深入。我們學什麼東西還是要有師承，述而不作，我們學儒跟李老、跟醒公、跟老和尚來學習。《講要》講到了曾子以為做士人（就是讀書人），不可以不弘毅，因為士人的責任重大，而且所行之道遙遠。為什麼重大？以行仁為自己應負的責任，在世間可以行仁愛大道。剛剛我們提到，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是憂鬱症。那我們去感受一下，首先這個人憂鬱症他痛不痛苦？大家要注意，這個憂鬱症不改善，再發展下去他可能會尋短，所以他痛苦。不只他痛苦，他家裡的人都要擔心害怕，有時候那個擔心的人耗的能量不輸給當事人。所以今天你可以幫助一個人憂鬱症好了，你等於幫他一家的人從苦難當中解脫出來了。而憂鬱症是心病，心病要心藥醫，人的心怎麼安定？理得心安。他對宇宙人生這些道理都不明白，搞不清楚，經歷很多事情，心裡的心結愈來愈多，都解不開，積積積，積了一段時間，最後病就發出來了。所以這個憂鬱症它都不是三天、五天，三個月、五個月的，很可能都是長期，甚至從小慢慢積積積積，就突然那個症狀就出現了。

我們能把經教學通，把這個《群書治要》深入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沒有問題不能解決的。因為所有的問題不會離開因緣果，它現在的這個果相一定有它的因，有它的緣，你都把它分析清楚了，都

能化解，把不好的因跟緣慢慢慢慢削弱，把好的因、緣加進去，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。只是說它積得比較久了，用的時間比較多而已。你看東方的學問都是相通的，這個跟中醫都是一樣的邏輯。所以這個「仁」字兩個人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別人。所以讀書人，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，就是要成就自己，要自愛，「在親民」，要成就他人，愛護他人。看到現在社會痛苦的人，那要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自己有能力、有機會，要去幫助他們，也是《無量壽經》教導我們的，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」。我們家族裡面很可能就有人有憂鬱症，那我們有沒有主動去關心、去幫忙，「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」，《無量壽經》我們要把它變成我們的人生劇本。所以這裡提到「以行仁為自己應負的責任」，而行仁就是替這個時代的人考慮，體恤這個時代人的悲苦，盡到我的力量去幫助眾生拔苦與樂。

那這個路如何遙遠，為什麼說「不亦遠乎」？因為這個重大的責任是一直要承擔下去，要擔負下去，到死為止，就是儒家講的「死而後已」。假如以佛家來講，像普賢菩薩，「眾生界盡，眾生業盡，眾生煩惱盡，我願乃盡」。但是眾生這個業都沒有窮盡，「我此大願，無有窮盡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身語意業，無有疲厭」。我們假如以普賢菩薩為標準，這裡叫死而不已。

那李老講到，古時候民眾大致分為士、農、工、商四類，農、工、商是生產者與營利者；士就讀書人，不生產、不營利，而盡全力學道，道有體、用。這個體就是真心；用，這個真心遇到眾生有需要，它馬上會去起作用，見義勇為，就像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。士有通達時，也有困窮時，通達的時候即需以仁來治國、平天下；困窮的時候也要盡力宣揚仁道，一日不死，一日不休。所以必須弘毅，弘，心量廣大，包含自己的見識學問，一切都要廣大。

夏蓮居老居士有一段話，他提到有「舉世不知」，舉世都不知道，「我獨知之識見」。就是他的見識很深、很遠，別人看不到，他考慮得到，他有這樣的見識、識見。這裡提到見識，始有舉世不為我獨為之志氣；有舉世不為我獨為之志氣，才能有人所不到我獨到之境界；有人所不到而我獨到之境界，始能有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。就舉世的人都不能理解他，甚至還毀謗他，他也不會後悔的胸懷。

那我們現在看，我們說末法時期眾生最需要哪一部經，這個是為天下的眾生著想。你看這時候在佛陀時代，阿難尊者啟問《壽量壽經》，你看佛陀很高興，「汝今斯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布施累劫，諸天人民，蜎飛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」。為什麼功德這麼大？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」，都要靠這一部經，這個法門。佛在《大集經》說的「末法時期，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」。那我們身為佛弟子，有沒有責任要把淨土法門發揚光大，這是讀書人的責任，這是佛弟子的責任。

我們看夏老給我們表演，他老人家說到，「濁世無如念佛好，此生端為大經來」。他老人家知道他這一生來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，會集這一本《無量壽經》。因為有五種原譯本，五種的側重、重點都沒有完全一樣，也沒有哪一個五種原譯本涵蓋了這五種的重點，所以他老人家花了苦心十年，會集這一部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接下來黃老做註解，老和尚又以他們為師大力弘揚，尤其八十五歲以後，一年講一千兩百個小時，六百集。你看師長老人家說，這一部會集本李老師傳給我們，全世界都沒有人弘揚，我一定弘揚。他得到的毀謗、侮辱那麼大，老和尚毫不退縮。他知道這部經對末法九千年的重要，他老人家講經，末法九千年要靠

這一本善本。他們都清楚眾生的需要，他們也清楚自己這一生的責任所在，這個都是給我們表演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。

我們來體會一下黃念老做註解的心境，在《大經科註》一百四十五頁，念老說自己「乃具縛下凡」，這老人家很謙退，說自己是有具縛煩惱的凡夫。「謬蒙先師以註解宏揚此經之大事相囑」，這老師囑咐我的，「余雖初發大心，但以障深慧淺，承此重命，實深惶懼」，惶恐、恐懼，誠惶誠恐，戰戰兢兢。「所幸」，他覺得幸運的是什麼？「曾經參與先師講席」，聽夏老講這一部經，「親聞此經全部」。「且於二十載隨侍之中」，二十年都跟著身邊聽經，跟著身邊學習，「得聆」，能聆聽到「禪淨密各宗玄奧」，各宗派玄奧的妙理。「粗曉」，都很謙虛，粗粗曉得理解「先師會集大經之深心」，知道夏老會集這一部經的苦心所在，是老師的知己。

「六十年代初」，他自己「曾試寫此經玄義之提綱一冊」，就把這部經的重點寫成玄義之提綱來呈給夏老鑑定審核，鑑核，「幸蒙印可」，就是老師給他印證，掌握了這一部大經的精髓了。「但經文革浩劫」，這個玄義提綱「此稿已蕩然無餘」，所以祖師這些註解留下來也不簡單。此稿已蕩然無餘，「現余年逾古稀」，已經超過七十歲了，「復多宿疾」，還有很多從年輕就落下來的疾病。

「愧深恩之未報」，慚愧老師的深恩，慚愧佛陀祖師這些深恩還沒有報。「懼無常之將至」，畢竟自己七十多歲了，擔心這個無常來了，這個重大的任務沒有完成。所以「於是奮老病之殘身」，就使足了他的全力，雖然又老又病，這樣的身軀，他盡力做註解。「繼傳燈之宏誓」，能續佛慧命，能傳承下來，所以「以此身心，供養三寶」。「閉門謝客，全力註經」，冀望自己能夠報自己先師夏老「暨十方三世上師三寶與法界眾生之深恩於萬一」。自己盡心盡力，看能不能報這麼多恩德於萬一。

這個是黃念老註經的心境，這些心境是我們的學處，慕賢當慕其心。我們看每一個時代，都有非常重大的任務，一定要有人去承擔的，我們這個時代更是如此。我們等於到末法的其中一個谷底，要上來，你看玄奘大師所處的年代，好多經文、善義，很多重要的義理討論不清楚。義理都搞不清楚怎麼修？玄奘大師看到這個時代的現況，九死一生的事他幹了，西天取經去了。李老面對我們文化在這個幾代人快速衰敗，李老遠離自己的故土，護著孔德成先生，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傳後代，為孔家的後代教學教了一輩子，把儒釋道在台灣盡力的傳承下去。儒釋道的傳承，李老的功德那是無法言說的，後來他教出的學生，在這些領域都是佼佼者。

我們看三百三十八頁，這個「弘」見識學問一切都要廣大，「毅」就是強而能決斷。這個強就是《易經》說的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這個毅就勇於承擔，不會退縮。天行健，你看這個太陽、這些星球，都不會停頓的，都是恆常在努力的，所以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就是曾子一生力行孝道，你看都沒有間斷，到他臨終快要斷氣了，他說我都是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他讓學生看看我的腳，看看我的手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身體這麼保護，德行更是，不然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臨終才說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」，我不會去傷害到身體，我不會去做違背老師教誨的事。而且他在臨終的時候，還易簣，就是換那個床蓆，雖然在生死關頭，他都想著老師的教誨。這個蓆子不是我的身分可以睡的，因為他的僕人提醒他這個好像不符合禮。他都快斷氣了，他趕快換掉，還沒換好，他斷氣了，他在臨終都是這樣在行道的，他是任重而道遠，可見大賢人的言論必出於真實的功夫。所以我們這兩句都是曾子的教誨，都可以感覺到是他真實幹出來的心境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

